

35年前,罗丹出生前1个月,她的父亲罗军在战场牺牲,后被追记一等功。罗丹是父亲老部队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10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孩子,罗军的很多战友始终牵挂着她——

烈士父亲远去,关爱没有“缺席”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罗军生前留影。

1月17日,四川成都,寒风瑟瑟。

这一天,在成都一所大学工作的罗丹收到手机短信,提示银行卡入账5600元。了解到这笔钱的来源后,罗丹的心中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暖意。

罗丹是一名烈士的女儿。她的父亲罗军,是原兰州军区第21集团军61师181团一名一等功臣,在上世纪80年代边境作战中牺牲。罗丹是该团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10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孩子。

给罗丹转账的是她父亲罗军生前的几位战友。就在几天前,这几位老兵受邀到陕西西安一所院校作爱国主义报告,讲述当年的战斗经历。其中一位老兵李志忠介绍的,正是罗军在战场上的事迹。

1985年12月,181团从驻地开赴前线,经过4个月的临战训练后,受领了某区域防御作战任务。全团坚守在22个阵地上,1年间共抗击了敌人大大小小的进攻322次,以牺牲1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战后,全团荣立集体二等功,并涌现出一等功单位12个,一等功臣79人,罗军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5月8日上午,一炮连战士

罗军在阵地做饭时,被敌军的1发炮弹弹片击中。他的牺牲很突然,没有留下豪言壮语,没有英雄壮举。但团政治处在整理罗军生前事迹时,发现了这名普通战士的“不普通”。

罗军曾有3次可以活下来的机会,他却都让给了战友,自己选择了向死而生。

第一次是在181团的驻地。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后,决定当年服役期满和超期服役的战士推迟复员,但每个连队还是有2至3个复员名额留给家庭特别困难和身患疾病不能参战的老兵。罗军是四川省苍溪县人,当时已参军满5年,是一名超期服役2年的老兵,再加上他已经结婚,妻子怀有身孕,自己又是独子,因此一炮连党支部把罗军确定为复员对象。

然而,罗军听到连队让自己复员的消息后,立刻找到连队干部,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支部经常教育我们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部队要去打仗了,你们却让我这个共产党员退却在后。我坚决不同意!”

连长王国武对罗军说:“让你复员是因为你的家庭情况最特殊,你又是独生子,属于团里确定的优先复员对象。”

“家庭的困难我能解决,你们只要答应我上前线就行!”

连长和指导员在罗军的“软磨硬泡”下,只好同意了罗军的参战请求,把原本属于罗军的复员名额给了另一名身患疾病的战士。

第二次是到了前线参加临战训练。连队党支部为了落实团里照顾独生子女的要求,决定让操作82无后坐力炮的罗军改为操作82迫击炮。可罗军又不干了。82无后坐力炮是直瞄炮,作战时要配属步兵连队推到作战最前沿,危险性高。82迫击炮是曲射炮,通常配置在相对比较安全的阵地上。罗军不愿调整的理由,是入伍后他一直学的都

是操作82无后坐力炮,现在就要上阵地了“改行”学迫击炮,时间来不及。

连队干部做不通罗军的工作,只好放弃了调整他的决定。

第三次是上了阵地。181团受领了防御作战任务,罗军所在班配属步兵第一连配置在主峰前的一个阵地上,属于181团防御前沿中最前出的4个阵地之一,距离敌军阵地只有二三百米。

部队上阵地后都是以班为单位自行做饭,通常的做法是战士们轮流做饭。但罗军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对班长说:“咱们班新兵多,他们入伍才几个月,就不要为难他们了。我当过炊事员,咱们班的饭在作战期间就由我一人来做。”

全班同志得知后都很感动。在前线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做饭其实很危险,一是火光容易暴露目标,二是生活工事不如战斗工事和隐蔽工事坚固,有些做饭的地方什么工事都没有,就挂一块遮雨的塑料布。

5月8日上午,师直侦察连2名侦察兵来到这个阵地观察敌情。为了安全,他们没吃早饭就上了阵地。罗军得知情况后,就到猫耳洞外面为他们做早饭。突然,对面敌军的一发炮弹打了过来,炮弹击中煤油炉后面的石崖爆炸,身体多处被炸伤的罗军应声倒下。

罗军的遗体被拉到团里的烈士洗消站,负责烈士洗消工作的团政治处干事为他穿上了新军装。火化前,罗军遗体上的大弹片被拔出来了。火化后,细心的赵干事从罗军的骨灰里又拣出72块弹片,这些弹片后来保存在181团的团史馆里。

“如果罗军服从组织决定复员回老家,他会和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如果罗军服从组织决定调整到迫击炮排,他也不会牺牲,因为当年迫击炮排在1年的参战时间里没有战士伤亡。如果罗军上阵地后也像其他班排那样和战友轮流做饭,5月8日那天他可能

就不会牺牲。作为一名服役5年的老兵,罗军知道哪里安全哪里危险。然而,他还是把安全让给了战友,把危险留给了自己。这体现的正是革命军人忠诚无畏、甘于奉献的英勇品格!”

讲到此处,讲台上的李太忠忍不住抹了一下眼角。

罗军牺牲1个月,他的女儿罗丹出生了。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由于当年通信不便,罗军的老部队多次寻找罗军妻子未果,直到罗丹上大学时,老部队才和他们取得联系。此后每年春节,老部队都会派人到罗丹家中慰问,帮着解决一些困难,罗丹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很多关心关爱她的父辈。

2013年,罗丹在四川广元举行婚礼。罗军老部队的一位老领导得知消息后,让前去参加婚礼的战友给罗丹送去礼金表示祝贺,还写了一段贺词在婚礼上宣读。时任181团政治处主任专门前往广元参加了婚礼,并在婚礼上致辞。

那一天是罗丹人生中重要的时刻,可是她的父亲罗军“缺席”了。但是,曾和罗军一起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20多位战友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了他们共同“女儿”的婚礼。看着罗丹迈入人生新的一步,这些父辈们都为她高兴。

“家中父亲的照片很少,但在母亲和这些叔叔的讲述中,父亲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罗丹说,小时候每当在电视里看到那些冲锋陷阵的军人,她似乎都能看到父亲的身影。如今,她常和母亲去四川苍溪红军渡烈士陵园看望父亲。在那里,她能感觉到父亲离她很近很近。

报告会结束后,罗军的几位老战友给罗丹转去一笔钱,当作“爷爷”们给罗丹孩子的压岁钱。

“烈士的后代生活得好,过得幸福,我们这些从战场上生活下来的人,才会感到宽慰和心安。”李太忠说。



“叔叔,您再靠阿姨近一点,阿姨您笑一笑!”在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解放门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一位位老兵和他们的配偶或抚恤而立,或牵手而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近日,西安市新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爱好摄影的志愿者组织了一场“情暖最美夕阳,关爱退役军人”婚纱照拍摄活动,为辖区内200多名老兵送上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

在拍摄现场,志愿者们帮助老兵和配偶挑选婚纱、礼服,为他们化妆。经过装扮后,老兵和他们的配偶都神采奕奕,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退役军人任全武和妻子杨晓梅已经携手走过30个年头。当年结婚时,由于条件有限,两人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拍摄婚纱照,只有结婚证上那张有些发黄的身影,记录下了他们爱情最初的模样。

30年前,杨晓梅经人介绍认识了军人任全武。杨晓梅从小就崇拜军人,当她得知相亲对象是一名军人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第一次见到穿着军装、浓眉大眼的任全武时,杨晓梅就对他颇有好感。任全武不怎么说话,但脸上一直带着笑容,杨晓梅心里感觉踏实。

“他呀,一看就是实在人,找对象就得找这样的。”一边化妆,杨晓梅一边对志愿者笑着说。

杨晓梅和任全武就这样确定了恋爱关系。由于任全武所在部队训练任务重、纪律要求严,加上当时通信不便,两人每次见面都要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有一次,任全武临时有任务,错过了约会时间。“我当时又生气又伤心,还以为他要和我分手。我脸皮也薄,虽然他的单位离我家只有十几公里远,也没去找他问个究竟。”杨晓梅说。

“阿姨,后来你们又是怎么样和好的?”志愿者好奇地问。

“是天意吧。”原来,2个月后,请假外出的任全武和杨晓梅在街上巧遇,任全武向杨晓梅解释了前因后果。“他一向不会说话,那天嘴却特别甜。我就想,得了,原谅他吧。”杨晓梅的语气中难掩幸福。

婚后,任全武被调到外地工作,两人聚少离多,只能靠一张张信笺传递思念。杨晓梅心里有个遗憾:“我一直想拍婚纱照,当时我们结婚时没有条件,他也没有时间。好不容易等他回家了,又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耽误了,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本来想着,最近抽个时间去补拍婚纱照,让她也开开心心。没想到,你们帮我们圆了心愿,感谢你们啊!”任全武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说。

再次穿上相伴多年的军装,任全武风采不减当年,杨晓梅也第一次穿上象征纯洁爱情的白色婚纱,照相机的镜头前,两人笑容满面。

因为这次活动圆了多年心愿,还有老兵肖树成和他的妻子朱湘玉。肖树成已经84岁高龄,在拍摄现场,有志愿者问他:“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还来拍婚纱照啊?”肖树成哈哈大笑:“怎么了,不行啊?我们就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拍这种洋气的照片吗?”

肖树成和朱湘玉青梅竹马,刚满18岁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感情一直很好。后来,肖树成参军入伍去了酒泉,

致敬,军人的爱情

■何彤铮 张毅力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为退役军人送上特别的新年礼物

朱湘玉就追到酒泉。两人结婚时,生活非常艰苦,根本没有拍婚纱照的条件。

“老爷子,那怎么到现在才想着来拍婚纱照?”志愿者问肖树成。

肖树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前些年,老伴看到电视上,书上有年轻人的婚纱照,就跟我说不去也去拍这种照片。我呢,好面子,觉得这么大了,去影楼拍婚纱照会让人笑话,就没答应。她后来又提了几次,看我态度没变,就不再说了。后来我也想了想,她跟了我一辈子,就这点小愿望,我应该满足她,让她高兴高兴。其实我也想拍,不是拉不下面子嘛。正好有这次活动,我就‘借坡下驴’了。”

“好嘞,今天一定让您满意。”志愿者架起了相机,为两位老人留下珍贵的瞬间。

“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要从退役军人的精神需求出发,多为他们做‘暖心事’。”新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朱增理说,此次为老兵拍摄婚纱照,就是该区开展“与老兵大谈心”活动中征集到的意见。经过深度走访,工作人员发现许多老兵都有拍摄婚纱照的需求,他们立刻征集志愿者,联系退役军人自愿报名。半个多月后,200余名老兵和他们的配偶前来拍摄了盼望已久的婚纱照。

图①:任全武和杨晓梅拍摄婚纱照。
图②:任全武和杨晓梅的结婚合照。
图③:志愿者为老兵和他们的配偶拍摄婚纱照。

(作者供图 制图:唐 硕)

老兵书“福” 共贺新春

新春将至,江苏常州爱心人士对当地4位抗战老兵进行慰问,邀请他们共写“福”字,祝愿新的一年生活更加美好。

4位老兵袁友卿、夏锡生、仲金林和徐元甫(从左至右)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表示,作为一名老兵,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由衷地感到欣慰。“中华民族被侵略的历史不能忘记,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作出贡献,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袁友卿说。

谢才保摄



曾在军旅

1984年初春,青海格尔木迎来了我们汽车团。我们五连驻扎在专门为我们腾出的几排老房子里。一座笨笨的土火炉位于房间正中,比水桶还粗的炉膛里塞满了硬如砖头的压缩煤砖,炉火散发出的热气直通侧门里两个班宿舍的空心墙。在不大的集体宿舍里,土炕上挤着一长溜挤着一个班的8个汽车兵,睡觉时连翻身伸腿一下都不容易。即便如此,当时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听说连长讲,还有的部队住在地下窑洞里。

我们此行执行的是为期1年的格尔木至拉萨的战役运输任务,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过草原、戈壁,跨过高山、河流,犹如一条钢铁巨龙随着一路攀升的海拔向西挺进。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青藏线上,我和战友们先后12次翻越唐古拉山,每次执行任务都是一次风雪严寒中的生死考验。

沱沱河兵站虽然海拔不是特别高,但空气非常稀薄。兵站的土坯房里尽管烧着火炉,温度并不高,我们穿着棉衣还是有些凉手。在兵站,我们吃的是萝卜、白菜、土豆“老三样”外加肉罐头,主食是高压锅煮得不太熟的清水硬面条。很快就有战友出现头痛、腹泻等症

拉萨河畔洗征尘

■董文浩

堆棉纱,指望这点火焰能带来一丝温暖。只见一团黑烟在火焰中升起,在火堆旁烤火的我们,脸上和手上都被熏上一层黑亮的“油彩”。六班班长拿出随身带的半瓶白酒,裹着风雪,我俩每人吞下一大口,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心也跟着燃烧起来。

在橡皮山,我曾有过一次高原历险。那天,我和战友在雨中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老解放卡车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不知前方道路已被暴雨冲毁。等觉察出车辆突然抖动、卡车压过路面摆放的石块警示标志时,我们才发现前面10米米处道路塌陷。急中生智的战友急打了一把方向盘,卡车冲出路面,沿着边坡侧翻到五六米深的水坑里。缓过神后惊魂未定的我们急忙钻进车厢,检查炸药受损情况,所幸炸药安然无恙。我俩肩扛手挽,从坡底把几吨炸药一箱一箱全部搬上公路码放好。当盖上篷布的那一刻,我俩精疲力尽,不由地瘫坐在地上。

还有一次,我们夜宿西宁物资大站,任务是往藏北草原运送大米。180斤重的一袋大米重重地压在肩上,让人直不起腰来。我被麻袋压得两腿发软站立不稳,走起路来左右摇晃,脚步沉重。等到把大米装上车码好,战友们大多已是东倒西歪,我更是喘着粗气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然而,到达目的地后,战友们又争先恐后地把一袋袋大米卸下车。这就是我们青藏线上的汽车兵,缺氧不缺信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青藏公路的终点,是令人神往的“日光之城”拉萨。完成任务后的汽车兵,顾不上一路疲惫,驱车来到拉萨河畔。微风轻抚河水,泛起一波波涟漪,战友们轻舀起清澈透亮的河水,为心爱的“铁马”洗去一路的劳顿之困。爱车变得漂漂亮亮,战友们也是神采飞扬。

一路征尘一路歌。天路迢迢,戈壁茫茫,我和战友们风雪无阻、披星戴月,为藏区运送急需的各类物资,也运送着温暖和希望。

辽宁省军区锦州第三干休所

暖心举措让独居老干部欢度春节

本报讯 徐兴奇、特约记者姜玉坤报道:“过年用的灯笼、对联、大福字给您买回来了!”1月26日中午,年过九旬的离休干部单山林收到了干休所派人送来的一大包过年用品。受疫情影响,辽宁省军区锦州第三干休所许多离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响应政府号召就地过年,该干休所推出多项暖心举措,让子女回不来过年的独居老干部欢度春节。

针对老年人饮食习惯,干休所食堂推出多套“春节食谱”供老干部挑选,临时增加人员为老干部上门送餐,

并指定人员负责为老干部购买日用品及代缴水、电、煤气费,还组织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及干部家属帮老干部打扫家居卫生、清洗被褥衣物等,每天派出人员清理他们的生活垃圾,按时对小区楼道、电梯进行消毒。为了让老干部病发时能及时得到治疗,干休所还在老干部家中安装了“一键呼叫”系统,安排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开展“听听老干部的心声”等活动,定期上门为老干部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排忧解难。